

續

新

齊

諧

續新齊諧第三

隨園戲編

犴

常州蔣明府言佛所騎之獅象人所知也佛所騎之犴人所不知犴乃僵尸所變有某夜行見尸啟棺而出某知是僵尸俟其出取瓦石填滿其棺而已登農家樓上觀之將至四更尸大踏步歸手若有所抱持之物到棺前不得入張目怒視其光睽睽見樓上有人遂來尋求皆腿硬如枯木不能登梯怒而去梯某懼不能下乃攀樹枝負緣而墜僵尸知而逐之某窘急幸平生善泅心

一 雜錄  
搥尸不能入水遂渡水而立尸果蹣跚良久作怪聲哀  
號三躍三跳化作獸形而去地下遺物是一孩子尸被  
其咀嚼只存半體血已全枯或曰尸初變旱魃再變卽  
爲犴狴有神通口吐烟火能與龍鬪故佛騎以鎮壓之

### 地仙遭劫

乾隆二十七年杭州葉商造花園開池得二缸上下覆  
合疑有窖命人啟之則一道人跌坐在中爪長丈許繞  
身三匝兩目營然似笑非笑問係何朝之人搖頭不答  
飲以茶湯亦不能言商故富豪喜行善事燕人參湯瀝  
之終不能言微笑而已商意是煉形之地仙功行未滿

者將依舊爲之覆藏其奴喜見者想取其爪夸人以爲異物私取剪剪之誤傷其身鮮血流出道人兩眼淚下隨即倒斃化枯骨一堆余按南史列傳載有人掘地開棺見一女子白穉將成地仙慎無傷我掘者利其金釧斷腕取之遂血流而化枯骨方知古今事往往相同殆劫數也事見王元謨傳

張闢王

杭州有張秀才者素無行武斷鄉里一日過友人家聞某村有女巫能呼召鬼神從者甚衆張往觀之巫正作法觀者如堵張上前手披其頰曰汝妖言惑衆罪不可

道若我作閻王必斬汝觀者羣散去未幾巫果病落頭  
道而死人因呼爲張閻王又數年張小病見兩公入素  
不相識邀之同行走至一署殿宇輝煌兩神捲簾左右  
坐中一神座前垂廉面不可見張問神何故見召神云  
女巫告君故召訊君君定渠之罪甚富原無冤枉但君  
亦非正人須自將生前作惡其有多少一一自首令左  
右授以簡板白書其上張援筆直書兩面寫完尙覺未  
盡神觀之曰只此數案業已足矣君自擬應得何罪張  
思之良久曰應遭雷擊神曰不足敬墨當擊三次命捲  
起殿中簾紋張仰視儼然已像如悟前身卽閻王因有

過惡又輪迴人世也俄而兩公人復來送張回里如夢  
初覺汗流浹背自是改過爲善一洗前非忽一日雷電  
交作震死于地旣而復甦又數月看戲于臺下雷電又  
至張知擊已叫衆人急避果震死少頃又甦踉蹌而歸  
訓蒙于鄉又一日雷聲殷殷繞屋不止渠恐第三次擊  
死未必能活因潛身于黑漆桌下霹靂一聲燒毀牀帳  
張竟得免心知劫數已過仍理舉子業兩年舉孝廉會  
試不第隨其戚梁階平中丞赴湖南巡撫任路過漢陽  
聞有某術士算命極靈往訪之術士云君此去小有佳  
處但壽命已盡只可一年卽回不可留戀回時仍來一

晤我有要事奉托張思其言如期而回再往訪之其人  
已死留札一函啟視之乃乞其帶榷歸里也張爲載棺  
回杭州未一月無病卒于家余按廣博物志云雷火所  
及金石俱消惟漆器不壞張之第三次得免或以是耶

梁氏新婦

杭州張孝廉來云梁氏新婦娶未數日忽然癡矣口作  
北語啾啾不解細察之乃其亡兄之口吻其兄爲姚河  
臺之子作廣西同知卒于任所口稱新婦爲妹云有要  
緊事請主人面談適主人有足疾不能登樓乃請其夫  
人上樓新婦云我來無別話只要替造一斗母閣我便

去了夫人却之云汝要奉斗造閣是姚家事與梁氏無  
干乃云我與妹皆前生是斗母侍者也今姚氏家貧無  
力非梁氏不可如不依我我偁同妹去復原位了夫人  
不得已許之新婦云非立誓賭咒我不信也于是家人  
皆以爲不可與爭辨良久姚公子生平並非佞佛奉道  
者死後忽要奉斗殊不可解杭州故事新婦婦手執寶  
瓶內盛五穀入門交替梁氏新婦執寶瓶過城門司門  
者索錢吵鬧新婦大驚遂覺恍惚後喫符水神魂少定  
曰我有三魂一魂失落于城門外一魂失落于寶瓶中  
須向兩處招歸之家人如其言新婦曰城門外魂已歸



矣寶瓶中魂爲米櫃所壓尙不能出奈何蓋杭州風俗以新婦所執寶瓶俱放米櫃中故也如其言病雖差而神氣依舊恍惚

### 小婢八穴

張又言其尊人星子先生督學江西有小婢甚蠢忽然伶俐家人異之一日閉門洗浴久而不出呼之不應窺之無人撬門而入則浴盆之水尙溫也四面窗闌織塵不動但地板上有小洞僅容一鼠出人者啟板尋之中有穴深丈許婢臥其中痴迷不醒灌以薑汁良久方蘇云一月之前遇一少年婦人待之甚厚教之甚勤其忽

變悉爲黜者皆此婦所教也語我云我有冤要你主人  
申雪我許之而不敢土言隔數日婦來責我失約戰對  
以畏主人故不敢婦人云你所說亦有埋我不怪你我  
有絕好花園何不同我往遊遂拉至一處有小小紅門  
狹窄數間我云並無可遊我要回去婦人云我與你且  
去小坐片時養養足力忽聞外邊喧嚷聲婦人驚避而  
走方知你們來尋我遂拉之出穴鬼亦杳然婢年十六  
七隨即嫁人至今安然無恙年已五十餘矣

吹銅籠送枉死魂鍋上有守飯童子

慈溪袁玉梁卮上扶出汪姓者嚴州人秀才赴秋試死

于七里瀧飄蕩無歸憑此語人云水死者其初死時輒  
有人收管八一處如今之班房其主之者名司官次日  
始查籍貫還卒解赴閻王起行時吹銅龍送之銅龍以  
銅爲之曲其柄如今之馬上小喇叭狀聲甚淒切汪至  
冥府王查其生平無大惡釋之亦不令托生亦無人拘  
管聽其飄揚故得至此并言鬼無樂趣每苦寒冷必欲  
就人身傍吸其生氣始得融暢倘吸氣之時數鬼爭擠  
一有不慎逼近人體卽有焦灼之患又怕大風風起時  
必伏地不能行因風大卽帶有罡氣風若鬼體其重如  
山每望見風起色如黑漆遇大風時如板片一般片片

擦鬼背而過能令鬼體消樂又苦饑輒入人家竊飯氣  
爲食凡大家食指多者其飯氣濃厚食之耐饑貧家飯  
氣薄不足供飽食也竊飯時鍋上常有童子守之童子  
屬竈君所管每見鬼竊飯氣必相追逐故大家之飯亦  
不易得其竊飯氣必俟飯熟開鍋時有風則飯氣四散  
鬼以手攬之如絲絮狀可搏而食若無風則飯氣上達  
爲童子所守不可竊也

打破鬼例

李生夜讀家臨水次聞鬼語明且某來渡水此我替身  
也至次日果有人來渡某力阻之其人不渡而去夜鬼

來責之曰與汝何事而使我不得替身李問汝等輪回  
必須替身何也鬼曰陰司向例如此我亦不知其所自  
始猶之人間補廩補官必待缺出也是一理李曉之曰  
汝誤矣廩有糧官有俸皆國家錢糧不可虛糜故有額  
限不得不然若人生天地間陰陽鼓蕩自滅自生自食  
其力造化那有工夫管此閒賬耶鬼曰聞轉輪王實管  
此賬李曰汝卽以我此語去問轉輪王王以爲必需替  
身汝卽來拉我作替身以便我見轉輪王將面罵之鬼  
大喜跣躍而去從此竟不再來

道士留符

常州吳某刑部郎中諱楫之祖素好道自京師歸店晤  
一道士風采絕異不帶行李而宿夜覘之赤身而坐氣  
咻咻然從耳中出蚊不敢近且起將行吳詢所往曰我  
雲遊無定處吳粒之南歸供奉甚敬居數年臨死授二  
符曰我受君恩未報他日有事可以此符鎮壓所以謝  
君也已而吳某卒其夫人大病垂危屢見鬼魅夜遣婢  
環視有僕素健壯好酒有胆設席于門外已醉睡矣夢  
一老者隨一童子持壺杯各一謂童子曰彼好酒可令  
飲一杯童子將一杯置老僕臍內斟之初覺甚熱後不  
能耐乃大呼而起咳嗽一聲口血已噴滿地從此鬼更

猶獮未幾家人收拾地方將停夫人之柩偶在箱中翻  
出道士符乃釘挂帳上夫人久不言語見忽詫曰帳上  
懸一明鏡中有甲冑將軍持刀逐鬼鬼盡遠遁矣夫人  
從此病愈又十餘年而終親友中有病家借其符驅鬼  
無不驗者旋竟失去

奪狀元須損壽

康熙癸未江南士子赴都會試解元某負才傲物陵轍  
同輩每曰今歲狀元舍我其誰同輩不堪其侮既至京  
師試期且近同舍生夜夢文昌帝君陞殿臚傳及唱名  
則某果狀元也同舍生意竊不平未幾有女子披髮呼

窵曰某行止有虧不可冠多士須另換一人帝君有難  
色顧朱衣神問之朱衣神曰萬歷間亦有此事以下科  
狀元移置上科其人早中三年減壽六歲此例今可照  
也遂重唱名狀元爲王式丹且起某大言如常同舍生  
告之以夢某失色曰此窵孽難逃匪特不思作狀元并  
不復應試矣亟束裝歸半途而卒是科狀元果王式丹  
也壽六十

紹心袍

錢唐錢蔭庭云曾從天津買舟回杭同舟楊姓者無錫  
秀才日坐舟中默默罕言錢因其木訥亦不與其談一



日偶言因果錢甚不信傷因極言其有且云一月內有  
數夜枉陰間公差專司鈎取人命之事皆以一紙票註  
其人名若有一命之榮及侯王將相必加一硃印如人  
間官府牌票其印文彷彿官印篆法但不識其爲何字  
閻王訊問陽間善惡先用一袍罩人身上如人間一口  
鍾之樣人着此衣在生曖昧虧心之事不覺自吐陰間  
待人極寬人在陽間有一惡念若復有一善念卽將前  
惡念銷去司此印者前明于忠肅公掌之至今尙未遷  
去

羅刹國大荒

趙依吉臨安歸遇僧說本年二月六日有臨安二人一姓趙一姓李販猪來賣于杭州到半途趙猪已賣矣欲先歸李姓者要與同歸趙不肯李怒罵曰汝雖行必有惡鬼攔阻不得到家某惡其言禱于元壇廟而行至大橋渡夜已二更果見前四人蓬頭惡面七竅流血環而圍之渠恃勇欲揮拳一鬼以黑帕直套其頭便覺冷氣攻心口不能聲倒于地矣羣鬼以泥塞其口鼻忽前有人持棍來趕散四鬼以手提趙擲之曰我特來救汝我卽元壇神也此四鬼者因昨年羅刹國大荒餓鬼無處覓食故逃入中國作崇汝所遇者羅刹之餓鬼也但子

雖脫于禍恐有後患須到家後用香十三枝自竈前點  
至門外方可脫然趙驚醒不料其身已臥自家門外乃  
望空拜謝如其言果無恙

紹興李先生

紹興李直穎作幕山東太谷縣夜眠書齋有老人伸靴  
于坑下曰我山陰人亦幕客也死不得歸奴竊銀信衣  
服而逃至今家中猶未能知求君爲我寄信到家李曰  
不必寄信我卽日要返舍歸時卽送君柩歸可也鬼大  
喜拜謝且曰無以報恩願代爲辦案從此李每宵熟寢  
而几上之案已辦定矣一時有神明之稱逾年送其柩

歸其妻子泣迎于門曰昨夜夢老相公靈輜還家故在此相迎耳

怨氣變蛇

臺州貢生郢某家頗富住城西五里地名小鎮家多豪僕皆倚主人之勢橫行鄉曲鄉民陳老有田數畝與郢宅相近禾稼屢被郢家騾馬踐傷與之理說反受豪奴辱嘗陳老自度勢不相敵莫敢誰何致成膈疾年餘將死一口喚工人至家作棺謂工人曰棺後爲我開一小穴聞者皆咤之問其故陳老曰我被郢家欺氣而死自諒生不能報讐欲死後變蛇以食郢之心肝方泄我恨

工人笑而從之至晚工匠歸過郃宅咸以此事爲新聞  
笑語喧嘩適值郃某閒立門外見衆人狂笑因內中有  
素熟識者問之其人卽將陳老語相告郃驚曰我實不  
知明日清晨至陳家云前事皆家人放肆故親來請罪  
望翁宥我陳老曰公果不知能將家人某某等當我面  
責處我卽不恨公也郃曰可卽邀陳老至家將家人重  
責又着叩頭陪禮并留之小酌陳老大悅卽能進飲食  
忽胷中作嘔吐出一物長尺許衆視之乃一小蛇遊于  
痰沫內部駭然曰非我今日請罪則翁必化蛇相報矣  
自後陳病亦愈

心經誅狐

錢唐秀才鄭國相有妹適羅氏於康熙甲申十月初旬  
夜坐忽有風從窗隙中入微有氣息旋見一少年滿粧  
美女嬉笑而至後隨一毛物不滿三尺身披牛臂美女  
與妹言笑不覺隨之而行或山林或城市來往輕疾不  
知其魂之離體也或殪臥三五日方甦妖戒勿洩洩必  
害其性命故不敢語人其家以爲病瘋如此者至乙酉  
八月國相遠歸鄉試延妹回家中秋晚再四詰之始吐  
其實是夜妖卽鬧至五更而去次夜復至妹卽繫絕國  
相挈妹衣領朗誦心經始得釋回每日因虔禱所供大

士前願刊施二千餘部除妖救妹是夜妖至舉家朗誦  
大士寶號飯頃始甦云正在危急之際空中現大士呼  
孽畜何得至此妹應曰因饑覓食耳大士叱之隨去以  
手向妖一指騰空而起妖亦不見衆覺旃檀香滿室妹  
得安寢次日午後忽又女魂附體口作北音國相取周  
易鎮之彼云乾元亨利貞我曾讀過不須取來口中只  
喚還我胡三哥來不絕因一一詢之云我姓繆喚繆三  
姑年十六歲時池邊採荷花見一美女與我笑語云是  
汪大姑背後隨者卽胡三哥名叫將恒自稱天下老狐  
第三故稱胡三哥我被其迷因此而亡汪大姑得脫生

去今已四十二年我依倚胡三哥尋一替代去年十月  
連你妹子尋有三人期在一年之內三人中必將一人  
收盡眼光方可替代今胡三哥被收我無所歸奈何國  
相云汝何不歸母家夫家云母家遠在江西不能去七  
月間見蘭盆會上丈夫搶食想已不在人世矣言訖悽  
然國相允以誦心經三百卷超度纔卽合掌禮謝云得  
此我可再生人世你爲我先誦兩卷何如國相每誦一  
卷繆卽念阿彌陀佛一聲誦至三四卷乃云不須多誦  
若多則太重了我手不能持并索燒酒牛肉銀定五百  
烟筒荷包一一從之起身作禮致謝而去飯頃妹病始



魁作伸吟聲云我被繆三姑藏山洞中正在啼哭忽見繆三姑面色微紅似有酒氣胸懷銀錠口含烟筒手捧白紙經卷口稱般若波羅密多而來云汝父兄念汝領汝回去走得脚痛故呻吟也次早忽又作繆語云菩薩不忍將胡三哥殺害不過拘繫而已今聞胡三哥要打千尺深的地洞逃出來害汝妹性命我感你恩故來報信大相公可再求大士使他不得出國相又虔禱大士前願再刊施心經千卷共三千卷并將此胡三哥爲怪之事載于經後普勸世人禱畢繆三姑云如此甚好但昨日與我的銀錠虛數不敷又云心經被人來奪此

碎了烟袋因狗叫心驚失掉了今要銀錠一千裙袂二副仍要烟袋荷包燒酒牛肉許我心經可先念三十卷須做一紙箱開蓋對箱朗誦自然卷數在內又云九月初一日可齋供大士將你妹子歸依菩薩取名觀貞打一銀鎖將法名繫上挂在胸前以避凶災以保年壽只是一備辦候暮而送又云此刻大士已帶了胡三哥到城隍處你妹子亦去赴審矣黃昏後妹避回城隍廟審事回來備說先在廟門外見城隍神迎接大士上殿正坐城隍在下側首旁坐我跪在側邊胡三哥跪丹拜下大士向城隍說了些話城隍就問胡三曰薩畜何

得擾害生人胡三答曰我原在新宮橋裡住因橋折造  
借居羅家空樓此係女鬼他來跟我覓食的城隍卽令  
判官查我父母及吾兄之籍又查羅宅之籍查畢叱曰  
他是生人如何說是女鬼喝令掌嘴掌畢復抽籤擲地  
將胡三哥重打三十板曰我處亦不究你解往真人府  
去治罪隨點役二人備文解去解差手執紅棍將胡三  
哥鎖押而去大士出廟升天我亦出廟門繆三姑領我  
回來却是延巫祭奠繆三姑相送而去不復來矣至二  
十六夜其妹夜半夢前解差二人一人手執長鎗鎗上  
挂一毛頭帶有血痕曰胡三已正法矣妹驚醒次夜甫

就枕卽有一毛頭滾地而來將女左臂帶衣痛咬一口  
隨卽喊叫其頭不見只見左臂衣上染有血痕自此或  
晝或夜每見毛頭在腳邊滾來滾去九月初一日依繆  
三姑之言置鎖鑿名齋供大士妹見大士吩咐胡三已  
經正法你終身勿往東南去汝兄許繆三姑心經三百  
卷他得此經已成地仙矣我之心經重大汝兄須加敬  
奉大士又取香灰在女頭上書符鎖之而醒于是國相  
同妹叩謝但滾地之頭不時來攪闔相亦每夜夢與人  
毆擊不見其形但見有一不滿三尺之黑物而已忽悟  
心經佛力浩大可以解免釋結超度苦魂又向大士前

再拜願誦心經三百卷超度胡三以解此結于是毛頭亦不復再見此皆國相親歷之事向人言之

旱魃有三種

一種似獸一種乃僵屍所變皆能爲旱止風雨惟上上旱魃名格爲害尤甚似人而長頭頂有一目能吃龍雨師皆畏之見雲起仰首吹噓雲卽散而日愈烈日不飛制或云天應旱則山川之氣融結而成忽然不見則旱鬼脚甚香能行經受胎

寧波河才在於潛署內作幕久之形狀羸瘦同事疑之叩問總言無他一日同食西瓜客有言鬼無脚周忽

云鬼不特有脚且女鬼之脚甚香羣問何所見周頗悔  
失言衆再四詰之始言于某夜月光下有所感觸對月  
長嘆忽見對過廊下有一婦人甚美亦對月長嘆周初  
疑爲署中人坦然不懼訊其所嘆何故遽答曰子不知  
我之所嘆猶我之不知子之所嘆也少頃周閉門而睡  
心悔月下逢此美婦人惜未細談忽聞窗外小語云君  
果有意當于明夜月下再會至次夜周屏僮僕相俟月  
下久不至疑其爽約至四更忽見婦人踉蹌而來曰我  
爲君馳千里而來叩之故曰今夜往江南六合祝盟姊  
壽去時有同伴數人恐久留失約故撇同伴獨回途間

恐遇虎狼膽怯行遲故後期天且漸曉不能繼續如君  
必欲相會可與僮僕分居恐與陰陽有犯如其言奴知  
主人室中有鬼堅不肯移周大怒奴始從之然每夜必  
窺探主人之室婦人遂不至久之僮亦釋然不復來擾  
忽婦人至曰君毋畏我係前幕友某人之妾松江人偶  
小疾爲庸醫所誤遂歿以陽壽未終冥籍不收可以閒  
遊查露水夫妻簿上與君有緣但註定只應交媾一百  
十六次若無人知則相處可長否則緣盡必散又云君  
外尙有一人亦有夙緣應數百次不知何日得會自此  
後可爲地仙不復輪迴且我行經受胎皆與人同奈君

命中無子我不能爲君嗣續耳從此周形神愈同人  
知其事促之歸周亦以同人皆知身不能安遂歸寧波  
身漸充肥周每與女交用紅圈印于憲書月日之下同  
人數之得一百二十六圈

王弼

王弼字良輔秦州人行醫延安遇巫王萬里與從子尚  
賢賣卜龍沙忿其語侵坐折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懼  
弼弼夜坐忽聞窗外悲嘯聲啟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  
也翼日晝哭於門且稱冤弼乃祝曰豈子藥殺爾耶苟  
非子當白爾冤鬼曰兒聞人多唯翁可託故來訴翁非



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寃宜集十人爲証佐弼如其言鬼曰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時月在庚故小字爲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曰父晝臥兒樵未還兒偶步牆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咒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于樹先剃其髮纏以線絲次穴胸割心肝暨眼舌耳鼻指甲之屬粉而爲丸納諸膈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咒劫制使爲奴服役稍怠舉鍼刺之痛不可言昨以翁見辱乃遣兒報翁兒心弗忍也翁能憐之勿使銜寃九泉兒誓與翁結爲父子在坐諸父慎毋

漢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悲弼其十人者皆灑涕備書  
月西辭聯署其名潛白于縣縣審之如初急速萬里叔  
姪鞠之始猶抵拒月西與爭反覆甚苦且請搜其行橐  
遂獲符章印尺長鍼短釘諸物萬里乃引狀云萬里廬  
陵人售術至興元逢劉鍊師授以採生法大慨如月西  
言萬里弗之信劉於囊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  
曰此咸寧李延奴爲吾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萬緡當  
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允諾劉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  
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游先生仁人  
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鄭

生者與語意合又獲耿頑童者亦奴畜之其歸錢數如  
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  
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卿爲左驗和卿來心頗  
疑之雜處稠人中弼陽問誰爲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  
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勸月西亦勸勸已歷叩家事  
慰勞如平生官爲具成案上大府將定罪而萬里死于  
獄初弼訴縣歸親賓持壺觴樂之忽聞對泣聲弼詢之  
鬼曰我耿頑童李延奴也月西寃已伸翁寧不憫我二  
人耶弼難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爲父子吾獨非翁兒  
女耶何相過厚薄之不齊也弼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

遐頊童父德寶延奴父福保至其所言皆驗自是三鬼  
留弼家晝相隨行夜同弼臥雖不見形其聲琅然弼從  
容問曰門當有神爾曷從八月酉曰無之但見繪像懸  
戶上耳曰吾欲蕪紙錢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  
而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頊童善歌遇弼飲  
則唱漢東山調爲壽弼連以酒酌地頊童輒醉應對皆  
失倫客戲以醴代之頊童怒曰幾蝥吾喉吻何物小子  
惡劇至此曉曉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慚而遁月酉尤  
黠急時與弼諸子相謔言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向有  
聲處擊之月酉大笑曰鬼無形兄何必然徒見其不智

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聲

蕭總管求焚

咸南元爲歸安知縣有蕭總管祠甚靈廟壯麗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會之期聚數千人咸告于神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昇木偶于檣上竟不雨沉之水中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入舟中侍者失色走報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咸笑曰是總管求焚也命繫其舟側顧岸傍有社祠則遣黠隸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蓋諸賽者賄沒人所爲也遂焚之而杖作僞者

全州兵書匣乃水怪奔雲之骨

乾隆丙辰余過廣西全州見絕壁之上有匣似木非木其上無蓋舟人云諸葛亮藏兵書處甲辰余再過泉州已將五十年矣仰而諦視絲毫無損疑世上焉得有此不朽之木後廣西布政司奇公過其地用千里鏡測之的見木匣非石匣也其下江流迅急舟難久停心中終以爲疑後閱涵幢小品云嘉靖皇帝常遣南昌姜御史往取兵書姜架雲梯募健卒緣梯而上乃一木棺厚尺許黃黑色其上有蓋啟之中有白骨頭顱大如車輪兩牙長一尺餘鋒利如刀遂取以下御史據實奏聞瘞其

骨千山側是夜姜夢一虎頭人長丈餘撞門而入瞪目  
怒曰余水神巫支祈之第三子奔雲是也能出入風雲  
吞嚙虎豹當禹治水時我父子與之大戰我敗伏山澤  
中伯益來放火幾爲所燒我咬傷伯益之指而逃禹王  
大怒命天將庚辰用神霄劍斬我擲尸江中其時我父  
尙在命羣水怪取陰沉木爲棺葬我于此將來劫滿時  
我尙想下世報仇汝乃命某卒來剖棺戮尸耶然汝貴  
人也奉天子命而來我不能害彼破浩之卒吾將取其  
命矣言畢而去次日卒果暴亡余按陰沉木乃洪荒以  
前之木經過劫灰者萬年不壞以故歷千百年巍然不

朽其蓋被姜御史所取故今猶暴露也余丙午遊武夷  
山見大藏山澗之虹橋板森森架立恨無姜御史其人  
者架雲梯取而視之

續新齊諧第三



續新齊諧第四

隨園戲編

帝流漿

方延濟善覘術其主覘者每年必有一仙戊子主覘者  
陳真人字髯翁善與眾談論一日眾人以溺鬼必帶羊  
臊氣是何緣故陳云凡人魄入地沾水卽臊河中皆淤  
泥本多穢穢魄漬其中七日卽作羊臊氣凡河水鬼帶  
羊臊氣者不能崇人必五年之後無此氣便能禍人又  
云焚死之鬼五體不全必覓伴合併而後能成形或二  
三人合併不等其併法老不併少男不併女又云凡草

木成妖必須受月華精氣但非庚申夜月華不可因庚申夜月華其中有帝流漿其形如無數橄欖萬道金絲纍纍貫串垂下人間草木受其精氣卽能成妖狐狸鬼魅食之能顯神通以草木有性無命流漿有性可以補命狐狸鬼魅本自有命故食之大有益也

討亡術

杭州陳以達善討亡術凡人死有未了之事者其子孫欲問無由必須以四金請陳作術其術擇六歲以上童子一人與亡人素相識者命其閉目跌坐在童子背後書符于其頂其符內有果齋寢烝入埃白戾八字其時

命家人燒甲馬于門外書畢卽瞑目睡去見當方土地背負一包裹牽馬命騎同至冥司尋亡過人詢悉其生平未了之事畢卽蘇其術尤甚行于杭城布政司房司房土地相沿爲漢蕭何一日方作術時童子忽瞪目大呼曰我乃漢丞相蕭何汝以達何等人敢以邪術驅遣我爲童子背包牽馬因汝誦太上元經來教我不敢不遵此後如敢再爾吾將訴之上帝卽加陰誅陳貪利不改一日行法土地乃領童子經由枉死城中見斷體殘肢淨面惡鬼提頭擲骸遍滿馬前童子驚駭而寤以後不敢再奉其法陳不得已復教以劔訣命童子手中執

一劍仍譚前經土地復領至前所童子遵卽舞劍斫殺  
數鬼衆鬼號呼忽見空中金光萬道衆鬼喜曰關帝降  
矣見土地揖于帝馬前喃喃不知作何語有頃牽童子  
馬至帝前帝諭之曰我念以達老奴才奉太上元宗之  
教故不忍卽滅其法汝可傳諭他以後倘敢再行其術  
我當卽斬其首乃命周倉以青龍刀背擊童子一下童  
子大叫而醒嗣後遂絕志不復從陳受法陳久之益貧  
無所得食偷于他處復行其術是年秋夢至錢唐門外  
黑亭子潛見一木榜上羅列其罪當于九月十三日誅  
斬妖人陳某醒後畧不爲意稍稍自其夢于人至期有

好事者欲驗其言往至陳家見陳身易道服遍體書符  
口誦經咒似有解禳之法良久忽大叫云被斬被斬衆  
云汝尙能言何以云被斬答云幸我魂多斬之不死然  
亦不能久延矣未幾病死視其頭皮肉雖好而內骨已  
斷矣

學竹山老祖教頭鑽馬桶

湖廣竹山縣有老祖邪教單傳一人專竊取客商財物  
其教分兩派破頭老祖卽竹山師弟學此法者必遭雷  
擊學法者必先于老祖前發誓情願七世不得入身方  
肯授法避雷靈須用產婦馬桶七箇于除夕日穿重孝

麻衣將三年內所搬運之銀排設于几叩頭畢筮鑽馬  
桶數遍所以壓天神也有江西大賈夥計夜失去三千  
金且視箱篋絲毫不動惟包銀紙有蟲蛀小孔而已因  
記船過襄陽有搭船老翁借居艙後每曉輒焚一炷香  
向空三揖三拜口喃喃誦咒聽之不解疑卽竹山邪教  
也識者包銀用紅紙四面以五穀護之則其法不能行

關帝現相

桐城姚太史孔鑑云曾于北直某觀察署請乩仙判事  
署中親友齊集惟觀察年家子某靜坐齋中不出或邀  
之曰乩仙不過文鬼耳我事關聖者也法不當至乩壇

客曰關帝可請乎曰可並可現相遂告知觀察觀察親  
祈之年家子愀然曰諸公須齋戒三日擇潔淨軒窗設  
香供諸君子另于別所設大缸十口滿貯清水諸公跪  
缸外伺候年家子遍身着青衣仰天慟哭口諄諄若有  
所訴忽見五色雲中帝君袞冕長髯手扶周將軍自天  
而下臨軒南向坐謂年家子曰汝勿急仇將復矣某復  
叩頭大哭周將軍手托帝君足飛去只見瑞氣繚繞而  
已諸公爲金甲光眩射目不能開皆隔水缸伏地一日  
年家子不辭而去聞某大傍申惡于道皆疑之終不知  
所報何仇也

鼠作揖黃鼠狼演戲

紹興周養仲在安徽做幕攜外甥某居縣署空室三間向來人不敢居周不信打掃潔淨自居內間點燭而臥忽見房門自開有一白鼠如人拱立行數步鞠躬一揖至牀前又一揖躍而登牀其旁有兩黃鼠狼拖長尾含蘆柴演呂布耍鎗戲似皆白鼠之奴隸求媚于鼠王者也白鼠伏周君足下由腹下徐徐而上肢體如酥頗覺樂甚至胸前便覺如石壓身不能動鼠以嘴對嘴撓其沫而食之漸褪下仍由其足下牀向門一揖而出周亦無恙其甥在外只見鼠初來時一揖而門開出又一揖



而門閉如故韓詩云禮鼠拱而立其信然歟

溫元帥顯靈

陽湖令潘本智之大翁用夫開線庄忽失銀千金仁和令李公學禮親爲踏勘于灰中查出六百元李公以爲諸伙計之事欲押帶赴縣太翁云此輩皆老成力作之人必不爲此帶我家奴僕研訊可也衆伙計云非主人仁厚我輩皆當受刑雖然我輩亦當赴元帥廟明明心衆始到廟門內中一人忽閉目大叫莫打莫打我說我說你可將囊中四百金令汝兄手捧到廟眾人見此光景同樓其家四百金宛然在甕其兄遂頭頂四百金送

廟中李令取其親供判云此冥法也非官法也候其安  
靜帶縣發落未幾其人已投水死矣

僵尸拒賊

杭州洋市街石牌樓販魚人每五鼓出艮山門販魚兒  
樹林內燈光隱隱有美女子獨坐紡績每日如此並無  
別人疑爲鬼亦不懼一日有白鬚叟語之曰君慕此女  
欲以爲妻乎我有法依教則事可圖明早須持一飯團  
闖入彼室誘彼開口則以飯塞其口負之而歸勿令見  
天光便與人無異矣如其教果得此女閉樓中仇儷甚  
篤年餘生子亦能飲食天陰則下樓執炊積廿餘年娶

媳生孫家亦小康開茶肆一日天大熱日光如火其媳  
開姑下樓至梯無聲視之有血水一攤變作僵尸其夫  
心知其故亦不甚痛苦但買棺收殮每夜手槓中出入  
嘗有賊入前門有人攔之入後門又有人攔之皆僵尸  
爲之護衛也

亡父化妖

某太守西北人其父已死多年忽一日乘馬而來與生  
無異曰我已得仙但愛汝未能忘情故來視汝汝可掃  
一靜室與我居住其子雖疑然聲音笑貌舉止作事果  
其父也遂事之如生日間看書夜中或寐或不寐久亦

飲食如常遂相安焉年餘江西張真人過其地太守告之張曰妖也豈有仙人復久居城市無一毫異人者乎能與見否太守告其父欣然曰我正欲與天師相見談吐如故天師曰此妖非我所知詢之老法官云當乘其不備勘破之一日其父正寫字時法官忽從背後囑之遂驚如木雞痴立法官出袖中天篷尺從頭量之量一尺則短一尺量一寸則短一寸至足而滅衣冠如蛇剝頸骨一條法官曰此先太翁之真骨也爲狐鑽穴野狗銜出受日月精華而成此妖所以能言前生之事再與女人交得陰精其禍更不止此太守欲請骨而葬之

法官不可曰勿貽後禍遂搗之去余按太平廣記載唐時李霸死後還家處分奴僕俱井井有條然獨居一室不與人見一日其子孫逼而視之變作青面獠牙之鬼頭大如車輪眼光如野火子孫大懼而散霸從此亦遂不來矣

### 乾鹿子

乾鹿子非人也乃僵尸類也雲南多五金礦開礦之夫有遇土壓不得出或數十年或百年爲土金氣所養身體不壞雖不死其實死矣凡開礦人苦地下黑如長夜多額上點一燈穿地而入遇乾鹿子鹿子喜甚向人說

冷求烟燄與之烟噓吸立盡長跪求人帶出挖礦者曰  
我到此爲金銀而來無空出之理汝知金苗之處乎乾  
麁子導之得礦必大獲臨出則給之曰我先出以籃接  
汝出洞將竹籃繫繩拉乾麁子于半空剪斷其繩乾麁  
子輒墜而死有管廠人性仁慈憐之竟拉上乾麁子七  
八箇見風衣服肌骨卽化爲木其氣腥臭聞之者盡瘟  
死是以此後拉乾麁子者必斷其繩恐受其氣而死不  
拉則又怕其纏擾無休又相傳人多乾麁子少衆縛之  
使靠土壁四面用泥封固作土墩其上放燈臺則不復  
作崇若人少乾麁子多則被其纏死不放矣

石某

下津橋石某開米鋪家素豐忽病女鬼憑之作杭州聲口云石某前生與女鬼比鄰開當舖女鬼之父作客在外家有月臺男女彼此眷戀一日正在月臺上私語女鬼之叔自外來被其撞見男竄逸去女被叔父羞削慚愧自盡男受驚而回又聞女死亦一病而亡男轉生石家爲男女鬼尋覓三十餘年始知在蘇州是以尋覓而至石家哀求情願當祖宗供奉于書房石某果愈未幾一女痘亡有老嫗見此女坐鬼膝上鬼抱而嬉石大怒罵鬼停其祭禮鬼大作祟乃復求饒而祭之如初鬼仍

平靜半年後忽一日附石某身上云吾從此去矣快備  
酒席車船家人問故曰監生娘娘來領我投胎在揚州  
張姓家第三子是我也托人詢之果然

物變

每年八九月間于闐河石子化玉採者以脚踏之兩岸  
卡兵傳鼓見一人偃偻俯身必須得玉以獻否則治罪  
採盡則明年復生天大霧則山上石變者爲山料河中  
石子變者爲米料俄羅斯國有鳥來千羣一遇大霧卽  
伏地不動化爲灰鼠其他沙魚變虎變鹿兩蟻相鬪便  
化爲蠅蝦爬虫變蜻蜓爲人所撲則怒毒而變蜈蚣



人變樹

外國兀魯特及回部民從不肯自盡云自盡者必變樹  
樹易招斬伐故不願也秦中明府蔣雲曠云

水精碧霞洗

漳州山上有氣冲上卽知其下有水精海南聞大雷便  
生碧霞洗首因時變並非洪荒以來已有之物

浮提國

浮提國人能憑虛而行心之所到頃刻萬里前朝江  
西巡按某曾渡海見其人相貌端麗所到處便能學其  
言語入人閨閣門戶不能禁隔恰從無淫亂竊取之事

刀瘡藥

甘肅田五之變官兵殪之于石峰堡死者甚衆諸童子  
割男女之陰聯爲一副賣錢十二文配刀瘡藥者爭買  
之過一宿則臭腐不可用

乩仙靈蠢不同或清人捉刀

乩仙靈蠢不同趙雲松在京師順鄉人王殿邦孝廉請  
仙殿邦本有素所奉仙不須畫符焚香默祝卽至下筆  
如飛俱有文義或雲松與之倡和意中方想得某字而  
乩上已書每字皆比雲松早半刻及雲松在滇南果被  
公阿將軍幕下阿公之子豐昇赫亦能請仙一夕邀雲

松同觀而乩大動不能成字雲松知其非通品也乃戲  
爲之傳遞意中想一字依約至喉間則乩上卽書此字  
意中故停不構思則乩上不能成字矣

拔鬼舌

蔣敬五之僕阿真勇而好酒嘗隨主寓阿真門其地多  
鬼人不敢居阿真居之夜有鬼披髮而來某方醉不懼  
也鬼伸舌丈許以嚇之阿真起以手執之并拔其舌冷  
軟如綿鬼大號而去乃置舌席下次早視之一草繩耳  
鬼從此絕

蔣瑩溪

蔣瑩溪贅于華亭主氏內弟繼勛娶于恂鄉歸未數日  
室中失牙箸銀器數件搜得于贈嫁之僕處將鳴之官  
是晚僕夫婦齊縊其夫係一僧拐婦而來懼發覺則罪  
大故目盡也不數日蔣小婢無故自縊急救乃蘇蔣至  
其處罵曰汝有姦拐盜竊之罪不當官治罪自殞其生  
亦大幸矣何敢作崇于無辜之小婢倘婢不活吾將鞭  
汝二屍焚之嗣後婢妾好

方宮詹

桐城方宮詹亨感前身在嘉靖時作青城山道童見楊  
升菴中狀元心爲一動遂托生宜興潘家少年進士通

一此邱尼半途相負尼思慕抑鬱而亡亡何尼轉世爲  
貴公子潘轉世爲女嫁與貴公子而早寡守節七十餘  
年所以報也三次輪迴爲宮詹公生而美貌耳有穿孔  
故乳名如哥父拱乾爲前明侍郎名其子必取字子文  
頭武脚曰膏茂曰章鉞曰亨威皆本此義或戲之曰何  
不取於戲哀哉四字爲名亦皆文頭武脚也

麒麟無腸

乾隆四年蕪湖民間午生麒麟三日而死剖其腹不見  
腸胃中實如蟹人以爲奇後有人云康熙南巡盛典曾  
載此事

四耳貓

四州簡州貓皆四耳有從簡州來者親爲余言

頭形如桶

南史載毘騫國王頭長三尺萬古不死後闕謝濟世西域記云毘騫王生于漢章帝二年本朝稱董喀爾寺呼爾托托 聖祖曾遣使者至其國見之王頭如桶頸如鵝俱長三尺張目直視語不可辨其子孫皆生死如常惟王不死事載康熙天文大成趙衣吉秀才云

鳥怪

松江王掌科之姨凌進士應蘭之次女年甫及笄嫁于

李氏方理晨妝有五色鳥翔于窗間飛立于鏡架之上  
舉爪招女女便癡迷口喑啞作鳥聲人不能辨身輕如  
雀梁間瓦上上落如飛鏡架之鳥則已去矣家人患之  
不能禳解聞蘇州穹窿山有道人能行法迎而求之道  
人曰此鳥怪也我能禳治但須白布三尺裹鳥所立之  
鏡用烈火燒之鏡紅而布不壞則可治也如其言布果  
不壞道人口喃喃誦呪良久曰妖已得矣取瓦罈封之  
加字篆其上囑家人曰不可開看速投江中女果如夢  
初醒言語如常問其故全然不知家中持瓶者揭封偷  
視女簪亂如初手製弓鞋皆作女爪之狀再請道人道

人曰不聽吾言果生枝節幸而夫人有福此怪逃去不遠再如前法試之須布燒後現出牡丹花一朵者吾法始靈如其言果布上現牡丹如畫道士再取磁瓶加封施篆親投江中女病遂愈至今生子安居了無他恙

劉了壯

明末湖廣黃岡州張某之子病重為鬼所迷一鬼既集羣鬼皆至索飯索紙錢者紛集于門適劉克猷先生推門而入羣鬼驚曰狀元來了我輩且避一老鬼走矣回頭笑曰沒紗帽戴的狀元吾何懼哉病人恰愈眾人不解後劉中本朝狀元方悟老鬼之揶揄也



黑牡丹

福建惠安縣有青山大王廟廟之階下所種皆黑牡丹  
花開時數百朵朵皆向大王神像而開移動神像花亦  
轉面向之

李秀才捕亡術

閩中李秀才老于場屋而家甚貧不事館穀惟以捕亡  
餽口其效甚神有王某被竊來求秀才誦咒畢置鏡水  
面命王視踪迹教以某時刻到東門外見有白鬚而跛  
者擒之則失物必得王意跛者不能竊物白鬚則其人  
老矣何能作賊姑試之竟如其言人賊並獲其行竊者

一  
三  
一  
係一積賊年二十餘慮捕快認識故偷戲場優人所戴假鬚充作老翁先一日上山遇雨跌傷其足故跛也

石樹榕

石樹榕以太學肄業生受知于浮山孫文定公薦授四川犍爲令署嘉定州精于占驗一時有管公明郭景純之目一日于嘉定署中自占卦成駭曰予未四十豈七十二歲方守郡耶後年逾四十卽歿惟此一事全不驗然嘉定改府恰在渠七十二歲之年

禪師吞蛋

得心禪師行脚至一村乞食村中人皆澆薄尤多惡少

年語師曰村中施酒肉不施蔬筍果然餓三日當備齋  
供至三日請師赴齋依舊酒肉雜陳蓋欲師餓不擇食  
以取鼓掌捧腹之快師連取雞蛋數個吞之說偈曰混  
沌乾坤一口包也無皮血也無毛老僧帶尔西天去免  
受人間宰一刀衆人相顧若失遂供養村中

### 含元殿判官

甘肅中衛令胡紀謨直隸通州人戊子孝廉自言未仕  
時館于京師忽一夜夢儀從甚都身跨銀角花鹿御風  
而行至一處殿宇甚敞額曰含元殿旁設公座案上燃  
紅燭有泥菓三盤階下書吏多人捧冊侍立未登座時

先至側房將所著衣履脫却盡易紙者頗覺寒入肌膚  
步出卽扃閉側門如有時門縫畧開卽覺風吹衣履有  
穢氣冲入所辦公事唯按簿點名而已方點名時或見  
故人將受苦楚稍存回護之心或見絕色女子不無動  
念卽時殿上火起身上紙衣盡焚驚心鎮定其火自熄  
但所點男女俱有黃氣一團云是道門中轉劫者一日  
見一童子年七八歲閱簿知前身係仁和邵昌舉亦舉  
戊子北闈榜發後卽歿計此童子又轉輪矣如此者數  
年每夜必去幾與受戒僧相似心甚苦之時尙無子幸  
其父爲杭州龍王書吏以乏嗣例爲干求免龍王爲之

申懇得准除免此差據在含元殿見天府所頒秘書批  
多無如夢中舉筆千鈞之重僅默記得心經註解一本  
元君下品戒格一冊係殺盜淫狂四則其律甚細大抵  
與禪門戒律相仿惜當差數年之久而含元殿主從未  
得一見不知何許人也杭州屠澗南時在陳望之方伯  
署中親見其人自言如此并親錄二書戒格一本帶歸  
此事萬近蓬言

狐狸馱旗白鹿張傘

胡又云伊書吏皆陽世讀書人或生童或孝廉間有識  
者至隸卒多係狐鹿之類來迎時儀從整肅狐狸馱旗

白鹿張傘有金角者銀角者似以此分職之尊卑後充  
教習居內城則不復至凡男女皆不得同牀睡同牀則  
魂歸時爲生人所衝不得入城蓋城內護衛 宸居天  
將充滿狐鹿之屬不能入後以洩機密革任始生子女

虎有黃光

胡又云來受輪迴者一虎亦有黃光生時山神土地視  
之奏聞上帝知爲道中人落劫于含元殿者查得命終  
時未曾勾取生魂遂自縊死混入虎胎旋奉天旨若虎  
傷人罪坐含元殿主者及判司

正色立朝四字現出腿上

吳鈞孫字堅士仁和諸生雍正甲辰孝廉佻令紫廷先生諱邦煥之孫館于本城汪氏白日假寐起覺左腿作癢視之現一正字朱文隆起又逾時復現正色立朝四字大如碗口拭之不滅端楷工整筆法頗似虞世南廟堂碑見者無不以為異然求其故而不得也先是一日前吳君為移厝室至三台山道過張天官墓石牌上鐫正色立朝四字或以為有所觸犯因復肩輿至天官墓土虔禱之其地去予忠肅公祠不遠即禱于公祠乞籤神示籤云少年發跡自豪雄更復花枝壓帽紅引得鄉人齊頰首洛陽季子一時榮賔有解之者曰此吉語不

必言是秋適舉行巳酉正科鄉試定爲獲雋之兆第三句謂遠近來觀者皆低首諦視第四一句暗用引錐刺股事而延陵季子之稱于姓亦有關合及秋試竟不第現出四字漸漸平復以後亦無他怪此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初三日事余按湧幢小品載嘉靖間山東海豐縣民徐二病傷寒忽臂膊上生王山東三字知州尤寶以聞逮至京師驗明釋放

### 狗兒

申生祥麟者小字狗兒居渭南故農家子狀妍媚而性謹摯不爲父母所悅會開申饑將覓食他郡以祥麟寄



鄰家鄰人責以治地怠則鞭撻之不堪乘閒乃逃入藍  
田山復越秦嶺而西晝食卉木夜就巖穴棲其身凡數  
月日方煖暑入山益深一日坐崇阜下窺洞穴林蘿蔽  
之入其中假寤須臾黑烟歎入火燎毛髮有聲亟穿穴  
出有巨蟒如甕不見其首尾掉洞外毒霧暴之高三丈  
許祥麟驚仆地墮土穴中醒後自視身首黝黑如漆就  
山中乞食羣呼噪指爲鬼物以刃挺毆逐之自分必死  
亡何見灌莽中有物若栲栳狀饑甚剖食之漿白如乳  
數日後覺體中瘳癢乃入溪澗浴之忽黑皮蟬蛻而貌  
轉靡嫚祥麟故習秦聲出山後由漢中至武昌其地有

胡姐者藝頗精求其指示欲藉以假食不肯授轉借同類擲榆之憤而棄去傭于金彈兒家漢陽名倡也祥麟事之見其一顰一笑一舉止一餘食一寤寐明姿冶態備極諸好居一載喜曰吾得之矣復請奏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飛入搵其首亟避出視之卽胡姐也知招姐忌其地不可居卽日返渭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不知父母所在有云見之山西者復乘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 日演劇于沈竹坪觀察署僦從列侍中有老叟似其父時方登場覽

取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母亦在署聞取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起坐中皆泣下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于酒河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

### 鵬糞

康熙壬子春瓊州近海人家忽見黑雲蔽天而至腥穢異常有老人云此鵬鳥過也慮其下糞傷人須急避之一村盡逃俄而天黑如夜大雨盆傾次早往視則民間屋舍盡爲鵬糞壓倒從內掘出糞皆作魚蝦腥遺毛一根可覆民間十數間屋毛孔中可騎馬穿走毛色黑如

海燕狀

銀俵

人但知虎有俵不知銀亦有俵朱元芳家于閩在山峪中得窖金銀歸忽聞穢臭不可禁且人口時有瘰癧長老云是流賊窖金時常困苦一人至求死不得乃約之曰爲我守窖否其人應許閉之窖中凡客遇金者祭度而後可得朱氏如教乃祝曰汝爲賊守久我得此金當超度汝已而穢臭淨病亦已朱氏用富有中表周氏亦得金銀歸度終不能久也反其金窖中湯某爲作銀俵詩曰死仇爲仇守爾俵何其愚試語穴金人此術定何

如

蒼蠅替人治病

諸生俞某久病家赤貧不能具醫藥几上有醫便一冊以意檢而服之皆不效有一蒼蠅飛入鳴聲甚厲止于冊上生泣而禱曰蠅者應也靈也如其有靈我展書帙擇方而投足焉庶幾應病且有瘳乎徐展十數葉其蠅瞥然投下乃犀角地黃湯也如方製之服數劑得愈

鼠薦卷

繁昌令黃公與余同校江南甲子鄉試黃閱趙字號一卷不合其意置之落卷箱中次日早起看文此卷仍在

几上初意以爲本未入箱偶忘之耳乃仍放箱中次早此卷又在几上疑家人作弊夜張燭佯寐伺之見三鼠鑽入箱共扛一卷放几上黃疑此人有陰德故朱衣遺鼠爲之遂勉強一薦而中榜發其人姓閔名某來見乃告之故且問君家作何善事曰家貧無善事可做但三世不許畜貓耳

石人賭錢

雷州泊前立石人十二執牙旗兩旁卽今衛治是也忽一夜守宿軍丁聞人賭博爭吵聲趨而視之乃石人也地上遺錢數千次早聞于郡守閱視庫藏鎗鎗如故而

所失錢如所得之數郡守將石人分置城隍東獄兩廟其怪遂止

### 犬逐通判

甲辰大荒平湖尤甚有趙通判者下縣催徵刑法嚴刻邑人大恐時乞兒甚多忽有黑犬直立作人言告之云趙通判領庫銀三千行賑曷往懇求相牽詣趙頃刻數百人無賴子又乘之大噪趙惶懼踰牆遁去

### 佛奴穿母脇生

錫山尤少師時享之子平貞娶王氏產一女從左脇下出名曰佛奴慧性異常五歲舉止如成人至秋漸不食

形體日小。一日母脇復開，女便躍入，母卽痛死。以僧家法焚之，築小塔於赤石嶺葬焉。平貞念妻女不兩月亦死，余素聞鰥色，率小魚而游，倘受人驚，則仍奔入母腹中，不料人亦知之。

彭祖舉柩

商彭祖卒於夏六月三日，其舉柩曰社兒等六十人皆凍死，就葬於西山下，其六十人墓至今猶在。號曰社兒墩，又墓前有薤林，春不種而生，秋不收而枯，或入妄加耕鋤，墓旁則雷雨大作。

人皮鼓



北固山佛院有人皮鼓蓋嘉靖時湯都督名寬戮海寇  
王良皮所鞞其聲比他鼓稍不揚蓋人皮視牛革理厚  
而堅不如故也

指上樓龍

有萃里民王興左手大指著紅紋形紆曲僅寸許可五  
六折每雷兩時輒搖動弗寧興憾焉欲剝去之一夕夢  
一男子容儀甚異謂興曰余應龍也謫降在公體公勿  
禍余後三日午候公伸手指于窗櫺外余其逝矣至期  
雷雨大作興如所言手指裂而應龍起矣

續新齊諧第四